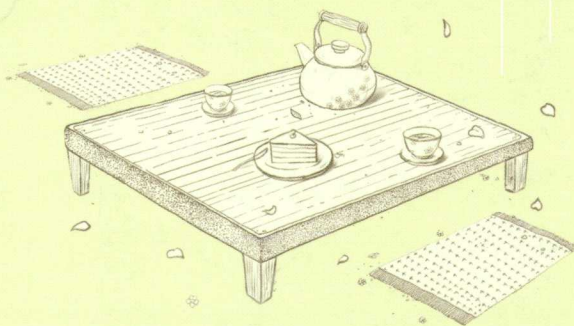


ふうみぜつか

风味绝佳

仅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唯味觉与依恋是为永恒……

〔目〕 山田咏美 著 魏岚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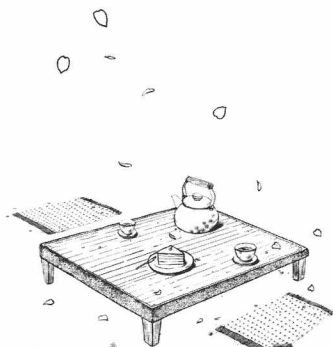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

013029419

I313.45
600

风味绝佳

[日] 山田咏美 著
魏凤 译



I313.45
600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北航

C1638314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2-8968

FŪMI ZEKKA

Copyright © 2005 by Eimi YAMAD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.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味绝佳 / (日)山田咏美著;魏岚译. —北京:
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-7-02-009626-8

I. ①风… II. ①山… ②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9705 号

选题策划: 雅众文化

责任编辑: 陈 旻

文学统筹: 陈希颖

封面设计: 陈琪健

风味绝佳

[日] 山田咏美 著

魏 岚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)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15 千字 开本: 88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: 6.5

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978-7-02-009626-8

定价: 26.00 元



目 录 | contents

风味绝佳 / 001

海之庭 / 037

春眠 / 071

零食 / 105

晚餐 / 139

创作室 / 171



风味绝佳

ふうみぜつか

志郎从制服口袋里，掏出森永牛奶太妃糖的黄色小纸盒。

但凡看到这幅场景，人们脸上必定浮现出怀旧的表情。有的说，现在，真的很少看见有人吃这糖了；也有人说，从前，远足时总会带上这种牛奶太妃糖；最后他们往往还会说，这糖让人回忆起孩提时光啊。于是，志郎知道了，这太妃糖原来意味着人们遥远的过去。但是，祖母不二子，到现在还把这太妃糖称作“我的恋人”。祖母的包里总是放着这种太妃糖，到哪儿都带着，遇上点事就会放一块到嘴里。志郎提醒她，要得糖尿病的，还是少吃为好。祖母听了，瞥他一眼，那目光分明是可怜他的无知。她反驳志郎道，告诉你，大脑的营养只能从糖分中摄取，就是靠这甜东西变得有生机有活力的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你这二十一年都干什么了呀？啊，我的孙子哟，

你怎么会如此 idiot^①……等等,说个没完。“idiot”是什么意思?这问题志郎不会再问了,以前问祖母,结果被她一声怒吼:这还用问吗?当然是傻瓜的意思啦!她还狠狠地拍了一下志郎的脑袋,那下手重得简直不像是个七十岁的老人。她说:我脑袋里的皱纹,就是靠这太妃糖才增加到那么多的。志郎倒真想问她,那么她脸上的皱纹是靠什么变多的呢?但这话说出来不知会被她如何折磨,所以他无奈只好闭嘴。祖母说太妃糖是恋人,志郎就问她,那么恋人是什么呢?于是,她回答说,这不明摆着的事嘛,当然是必需品啦。接着,她又情绪激动起来,抖动着身子嚷嚷,啊,我的孙子哟,你怎么会如此 idiot! 还是先吃颗这个,动动脑子吧。她边说边把太妃糖扔进志郎的嘴里。在祖母不断往他嘴里扔糖的过程中,终于,太妃糖也成了志郎的必需品。志郎喜爱太妃糖,不过还没喜爱到把它看作恋人的程度。太妃糖的味道对于人们意味着遥远的过去,但在祖母来说依然是当下的味道,现时现今不可或缺。志郎觉得自己一定是秉承了祖母的衣钵,回想起来,自从懂事起,他就被祖母灌输了形形色色的兴趣、嗜好和习惯。长大后志郎觉得难为情,竭力想把这些习性掩盖起来,但总不免被人撞个正着。其中之一,就是在制服口袋里摸香烟时,会不自觉地掏出牛奶太妃糖来。

① 白痴、傻瓜的意思。

志郎在立川的 Service Station^① 干活，一次祖母开车来加油，他一不留神叫了一声“Grandma”。

所长第一次听别人用英语这么叫祖母，颇为佩服地看着志郎说，山下君，怎么，你就是那种所谓的归国子女？志郎被问得结结巴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正当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什么归国子女的时候，祖母已经把车停在他身旁，毫不顾忌地把脏烟灰盒递了出来。

“哎，您没必要特地到这里来，可以去别的 SS 嘛。”

“怎么？为自己孙子工作的地方贡献点营业额，有什么错吗？还有，跟你说多少遍才明白，小祖宗，SS 这种说法，千万别在我面前说了。你工作的地方叫什么？”

“……G……Gas station。”

志郎尽量不被周围的人听见，压低了声音。祖母满意地点点头，拿出一块太妃糖，剥去糖纸扔进自己的嘴里。当志郎引导祖母的车离开加油站时，他看见祖母将一块太妃糖也丢进了副驾驶座上那个年轻男子的嘴里。志郎想，今天下班以后，一块儿打工的一定会觉得刚才那一幕有趣，自己会被他们嘲弄半天，这预感让他情绪坏透了。

志郎现在还清楚记得，小时候，有一天他叫祖母“奶奶”，结果手背上狠狠挨了祖母一巴掌。这也许就是自己对祖母最

① 综合服务加油站，以加油为主，另外提供汽车的清洁、保养维修等业务。

早的记忆了。她对着要大哭起来的志郎说,叫我“Grandma”,那声音里充满了不容反驳的威严。一旁的母亲脸上显出不耐烦的表情,她对祖母说:妈妈,这孩子可是日本人。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祖母当时的回答。

“闭嘴!你不叫我‘Mom’,‘Mother’,我也断了这个念头。但是,对志郎来说,我只有‘Grandma’这一个称呼。”

奶奶的脑筋出问题了,妈妈总是这么对志郎说,希望儿子能站在她一边。但是,妈妈越是这么说祖母的坏话,志郎倒是想和祖母亲近。充满童心的志郎觉得,脑筋出问题的人是多么快乐有趣啊,和祖母一比较,父亲、母亲太循规蹈矩,太没意思了。于是,不想循规蹈矩的志郎决定不参加大学的升学考试,先试着干干加油站的工作。

父母激烈反对志郎的决定,他们不理解,志郎为什么不先考考大学,而要先试试到加油站工作。其实志郎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,他就是觉得没有上大学的必要,况且,他希望干一干和汽车有关的活。父亲提议说,等大学毕业再到跟汽车有关的公司就职不是更好吗?但父亲说的实在太遥远,遥远得让志郎眼前发黑。想到要为了那个渺茫而遥远的目标准备升学考试,志郎就烦透了。对志郎来说,最想逃避的就是应付升学考试的学习,他对自己今后道路的选择,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。

在谈判毫无进展，陷入僵局的时候，志郎去找住在福生^①的祖母，他想总得有个人站在自己这一边。上中学的妹妹一点都帮不了自己，祖父也早就过世，剩下只有一个人了，这个人一定会成为自己最强大的同盟。父亲对一辈子特立独行的祖母从来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。

祖母在横田基地边上一个叫巴罗(Bar Low)的地方开着一家小酒吧。附近的老住户把这里叫做红线区，和当年以美国大兵为主要客源的繁荣时期不同，如今主要做日本人生意的色情场所多了起来。但即使这样，这一地区依然保留着浓郁的美国风情，一到周末，许多人会从市中心到这里来玩，基地前的十六号线公路上，林立着时髦的餐厅，洋气的杂货店。

祖母的酒吧叫“Fuji”，酒吧的墙上挂着美国人画的富士山，那氛围每次让志郎在心里嘀咕，这里又不是公共澡堂子，干吗挂这种画在墙上？其实，他根本也没去过公共澡堂，只是凭想象而已。说到澡堂，志郎就会条件反射地觉得，那是好色的中年男人去的地方。

祖母一听志郎自己决定的道路，当即表示，那可是件好事。但是，她接着说，“我非常愿意去和你父亲谈，只要你改掉 Gasoline Stand 这个说法。”

“……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Service Station？大家好像都用

① 冲绳横田基地附近的地名。

SS 来称呼。”

“蠢货！”

祖母用调鸡尾酒的勺敲打着吧台，他料到祖母还有奇谈冒出来，便乖乖地缩起身子听下文。

“你应该说 gas station。”

祖母说的 gas，不是平常人的日语式的发音，完全接近美式英语。志郎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父亲那张无可奈何的脸，他常灰心地自言自语道，这个美国迷，看来是无可救药了。他还告诫母亲，你如果反驳她，那她会以百倍的不依不饶和你争个明白，所以就由她去吧。

祖母年轻时曾在基地的军官俱乐部里当调酒师，后来和俱乐部里的客人、一个美国男子热恋上了，结局被那个男人甩了。“热恋”是祖母自己说的，“被甩了”出自父亲之口。祖母的说法是，一个美貌的妙龄姑娘，因失恋而郁郁寡欢，于是祖父迷上了这个姑娘，向她求婚，生下了志郎的父亲；而父亲的说法是，祖父因为不忍心撒手不管这个被人抛弃的可怜女子，在给予她同情的时候，中了姑娘怀孕的圈套，不得已和她结了婚。总之，和美国男人的一场狂热恋爱，这件人生中最为记忆深刻的事件，从此以后一直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她，这就是志郎的祖母。这位总是宽厚地呵护着祖母的祖父（祖母说的），或者说看破红尘后修得达观的祖父（父亲说的），在志郎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对了，借用祖母的话，是被召回了天国，阿门

(虽然志郎家没有宗教信仰)。

“到 gas station 工作？这主意太棒了！不愧是我的孙子啊。那地方一定很浪漫，因为它是四海漂泊的人停留歇脚的地方嘛。”

“……四海漂泊的人？”

毫无疑问，祖母又不知误会什么了，但志郎没吭声，他将赌注下在了祖母那旁若无人的气势上。于是，事情正如他期盼的，祖母出师告捷，一举说服了父亲。接下来，志郎要考虑的是如何一个人独立生活，如何存钱。唉，这自食其力，怎么那么麻烦啊？不管怎样，从现在开始，无论是洗车也好，换机油也罢，我要比别人多接活，这样自己才有收入。这么一想，志郎可不敢松气了。加油站完全是个凭能力吃饭的职场，远远超乎他的想象，他意识到自己原来太小瞧这活了。刚进加油站那阵，他差错不断，不是加完油忘记拧上油箱盖，就是擦完汽车后窗没把雨刷放下来，有一次还差点把柴油当作普通汽油灌下去。对他这么个接二连三出纰漏的新手，有的员工在休息室将他骂得狗血喷头，也有的打工前辈诚恳耐心地教他，说自己当初也是这样错误百出的。无论是有关汽车的知识，还是加油站里的商品，所有的人都比他知道得多。志郎犹如被泼了一头冷水，不由得咬着嘴唇心想，看来有能力去考大学的人，谁也不会选择先到这里来工作的。

“说什么泄气话？没出息！俗话说：冰冷的石头坐三年也

会焐热，功到自然成。要是过了三年你还这么笨手笨脚的，那就自己卷铺盖滚蛋，否则是给人家添麻烦。到那时，你就乖乖地给我重新上补习学校，继续升学考试。你是我的孙子，必须经得起摔打！”

如此这般被祖母呵斥之后，一晃已过了三年。志郎早已习惯了工作，如今已经在指导新手了。在这加油站，他交了朋友，所长对他也和蔼可亲，就算有时会遇到个把难伺候的客人，每天也过得很愉快。现在，他已自己花钱在中神租了一间便宜公寓，还跟一起打工的一个女孩交上了朋友，他感觉那女孩对自己印象也不坏。现在唯一让他头痛的，就是崇尚四海漂泊的祖母，总是频繁地到他工作的加油站来加油。

一个年过七十的至尊老妇，车上带着个年轻的必需品，遇上这场面，你一定要泰然应对。

祖母每次来，身旁总带着一个年龄和志郎相仿的小伙子，而且每次都不是同一个人。刚开始，大家问志郎，那些小伙子是不是你们山下家的亲戚？志郎摇头。他们又问，你奶奶开酒吧，他们是店里的员工吧？志郎还是摇头。那这些家伙到底是你奶奶的什么人呀？

“她说是 boy friend。”

话刚说完，志郎觉得自己都脸红了。周围轰的一下炸开锅了，不知谁说了一句，嘿，你奶奶真有两下子！刚巧在场的

地区经理也在一旁颌首，是呀，不管多大岁数，总需要异性朋友的嘛。不过，这也太另类了吧？打工的女孩笑起来。所长最后总结道，呀，有这精气神，比什么都强啊。

志郎想，大家都把这事想岔了。其实，祖母说的 boy friend，并不是男朋友的意思，更不是一起喝茶聊天，为自己解闷的朋友。

志郎想起有一次祖母大声教训一位年轻姑娘的事。那姑娘是偶然来到店里的客人，她坐在吧台边，看上去涉世未深。坐她身旁的美国男士问她有没有 boy friend，那姑娘笑嘻嘻地回答说，有呀，有好几个。姑娘话音刚落，祖母便拿起鸡尾酒勺敲打着吧台——这是她生气时惯有的动作——声嘶力竭地吼道：

“胡说八道！和你上过床的男人才有资格给他 boy friend 的称呼。”

姑娘吓得只好轻声地赔不是。志郎待在酒吧角落里，看见这情景，差一点晕倒，他无奈地抱住了脑袋。完了，这原本就不多的客人，又要少一个了。祖母丝毫没有自知之明，她不过是个摇摇欲坠的破落酒吧的店主而已。

但是，出乎志郎的预料，那姑娘后来却成了祖母酒吧的常客。听祖母说，她如今倒真成了一个拥有一大堆 boy friend 的女孩。祖母说，对降伏了那么多男人的女孩，她充满了敬佩，这也是她的信条。

但是，尽管祖母对 boy friend 有过那番宏论，志郎还是一直对自己说，她和那些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小伙子是不会发生肉体关系的。那些只不过是祖母的必需品罢了，对祖母而言，他们和牛奶太妃糖是一样的。

同事村松感叹地说，你奶奶真是我们加油站的明星啊！他说每当祖母那辆雪佛兰科迈罗跑车驶进油站时，他去招呼车子靠近计量机都会心跳加速。对，对，我也是那样！好几个人跟着附和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志郎晕了。祖母那辆科迈罗是从一个回国的美国军人手中买下的二手车，虽说是辆旧车，但车的款式十分张扬。祖母开着这么一辆扎眼招摇的车，志郎难为情透了，就像自己被人好奇地注视着一样。那辆跑车已经疤痕累累，但大红的油漆打磨得锃亮，映衬着祖母一头雪白的卷发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村松对志郎的祖母一直很热情周到，但有一次把她惹恼了。原来，村松在下单的机器上输入当班号码和服务项目前，这么问祖母：

“奶奶，和平常加的一样吧？”

祖母拿起车里放着的扇子代替鸡尾酒勺，用力猛敲了一下开着的车窗沿。

“我不是你奶奶！”

村松一脸茫然，不知自己哪里做错了，让她这么勃然大怒。他默默地将加油枪插入注油口，把车窗擦干净。这期间，

祖母双手交叉在胸前，眼睛只管看着前方。志郎在旁边的加油机望着祖母那霸气十足的模样，心想，等会自己替祖母向村松道歉吧，这老太太真够呛，别人那么热情地对待她，她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给。

没想到，在结账的时候，村松表情变了，祖母也耸着肩笑了起来，副驾驶座上的必需品满意地点着头。村松兴高采烈，简直是踩着舞步引导着祖母的车开出了加油站。等村松回来，志郎提心吊胆地问他：

“哎，我奶奶，又怎么了……”

嗨，村松拍拍志郎的肩。

“她说，我该叫她不二子！然后，那个，对了，那个 boy friend，那小子说他叫你奶奶不二姐，还说我可以这么叫。这以后，当真我就这么叫了，不二姐！”

“啊？真的？听起来很可爱呀！”不知谁说道。

“嗯，的确可爱。”

“我也这么叫。”

“对，就这么称呼。”

“不行，不二姐，这可是我专用的哦。”

从那天起，山下的奶奶就变成了不二姐。志郎只觉得眼前发黑，唉，这是不是就是人家说的噩梦啊？

举个例子，祖母一直对志郎灌输女士优先的思想。志郎